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
第四届会议
2021年1月25日至27日，日内瓦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报告

2021年1月25日至27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目录

	页次
导言	3
一. 主席的总结.....	3
A. 开幕全体会议.....	3
B. 解决系统性问题：加强多边金融、投资、贸易和发展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4
二. 组织事项	11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11
B.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12
C.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12
D. 通过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报告	12
附件	
一.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13
二. 出席情况.....	15

导言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代表们以亲临会场和远程参与的方式出席了这届会议。

一. 主席的总结

A. 开幕全体会议

1.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主席在开幕辞中指出了会议议题的及时性。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健康紧急情况 and 一场深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三重危机凸显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平等，暴露了发展中国家的严重脆弱性。贸发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早就警告债务负担会增加，这反映了围绕超全球化的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问题。发展中国家缺乏负担得起的优惠外部融资，而基于“以邻为壑”逻辑倡导财政紧缩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国际政策框架阻碍了赚取外汇和调动国内金融资源进行结构性经济变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资源有限，阻止非法资金外流的可能性有限。这些更广泛的问题对于讨论如何应对这场疫情的影响至关重要。当务之急是立即应对疫情，同时避免连环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并注意将危机应对措施与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为应对这些挑战建立得到强化、更加连贯一致的多边框架对于确保建设性和平而不是充满冲突和分裂的未来至关重要。

2.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主席指出，全球经济中的许多系统性问题是加拿大、牙买加和联合国共同召集的“COVID-19 时代及其后发展筹资倡议”最近审议的核心问题。多年来，贸发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弱点对发展中世界的影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场深刻的经济危机在疫情结束之后仍将持续很长时间，这些国家的资源不足以实现快速复苏。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脆弱的外债状况在疫情期间变成不可持续的债务危机。如果国际社会不进一步协同努力，向受影响最大的国家提供比目前力度更大的债务减免，以及更一致和无条件的流动性支持，发展中世界很可能会出现连环主权债务违约。正在实施的二十国集团暂停偿债倡议表明，让双边、私人和多边债权人坐到谈判桌前寻找公平的解决办法是多么困难。当前的债务结构更偏向于债权人，并不平衡，需要紧急改革。向最贫穷经济体提供优惠和紧急资金是有代价的，并附有政策条件，例如严格的财政紧缩，这有可能导致许多国家陷入长期债务陷阱。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进行更深入、更具结构性的改革。秘书处背景文件中提到的其他重要领域包括：国际税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遏制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外流，更加一致和更注重发展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及促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这些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问题、所有领域连贯一致的改革以及加强发展中国家在贸发会议等论坛上的发言权，对于缩小发展和融资差距以及加强及时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至关重要。

3. 贸发会议副秘书长强调，在实施复苏战略，特别是在讨论各国如何在 COVID-19 危机后重新走上发展轨道时，必须考虑系统性问题。《亚的斯亚贝巴发展筹资行动议程》明确指出了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一

些相互依存的系统性问题在疫情爆发之前便已经很明显，如全球金融不稳定和商品价格严重波动、不断增强的市场力量和债务驱动的增长。2020年9月，全球债务达到275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COVID-19大流行使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更加明显，并进一步加剧了多边体系在金融、投资、贸易、发展和环境领域的不平衡和失调。发达国家大多诉诸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干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通常以非正规为主的经济停摆意味着数百万人收入骤减。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大规模放贷，否则就会面临货币大幅贬值和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风险。没有国际储备缓冲，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依赖硬通货形式的国际流动性支持。这场疫情暴露了现有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无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无条件国际流动性的事实，从而推动了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的讨论。全球贸易的萎缩也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获得外汇收入的机会。全球总需求减少和金融价格投机对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影响尤为严重。国际旅游业实际上已经崩溃，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外汇收入和创造就业主要就是依靠国际旅游业。2020年，汇款预计也将减少20%，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减少多达40%。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存量目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巨额偿债支出以及与卫生相关的开支要求给国内公共预算带来了巨大压力。不过，这场疫情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促进机构转型、改善政策协调和一致性、解决监管问题和重新调整限制发展筹资扩大规模的激励措施来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2030年议程》，从而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方面取得进展。正如《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明确指出的那样，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恢复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以及治理和监管系统性问题的规范制定中的发言权和参与。

B. 解决系统性问题：加强多边金融、投资、贸易和发展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议程项目3)

4. 在该议程项目下，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讨论首先由高级别发言者发言，之后由各代表团致开幕词。政府间专家组随后举行了五次专题小组讨论。

开幕全体会议

5. 以下高级别发言者作了开幕(视频)发言：巴基斯坦总理、巴巴多斯总理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副总统。

6. 巴基斯坦总理指出，COVID-19大流行对最贫穷国家的打击最大，由于财政政策空间有限，这些国家的应对措施受到严重限制。总理提醒与会者注意他在2020年4月发出的减免COVID-19债务的呼吁，概述了五点议程，供成员国审议。议程中最紧迫的一项是确保所有人可以公平获得并负担得起疫苗的计划。此外，需要开展更多工作，加大向债务负担沉重且不可持续的国家提供实质性债务减免的力度。应考虑普遍分配5,0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以缓解流动性紧张，同时继续努力打击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外流，并尽快实现每年从发达国家的私人 and 公共来源为发展国家的气候行动筹集1,000亿美元的目标。

7. 巴巴多斯总理警告说，为解决当前的危机以及潜在的系统性问题(如不平等和外债增加)必须进行国际合作方面，不作为是危险的。若要确保实现更好的复

苏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种不作为将加深脆弱发展中国家已经严重的经济边缘化，因此根本不能被视为一种选择。她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强调必须在债务合同中纳入关于自然灾害和流行病的条款，除其他措施外，她还呼吁推广多维脆弱性指数。

8.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副总统也强调，需要重新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最初目标，以系统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目前，日益加剧的财富不平等、快速积累和在许多情况下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以及不公平的全球税收和贸易制度，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展。必须扭转和克服这些趋势，在这方面采取重要举措，包括使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民主化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谈判和决策中的发言权。

9. 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介绍了秘书处为本届会议编写的背景说明，并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方面遇到的许多系统性挑战并不是新问题。他回顾了 1964 年贸发会议成立时的宗旨，即在处理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相互依存关系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他还强调，过去的系统性挑战——如自由流动的资本、不受约束的市场集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以及随后的全球金融不稳定时期——又遇上了近来技术进步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需要将新老挑战结合起来考虑，以加强贸发会议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利益方面的最初宗旨和作用。环境和卫生服务是典型的公共品，需要利用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新技术来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和气候危机。

10. 接着，下列代表团作了开幕发言：阿富汗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危地马拉代表，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俄罗斯联邦代表；尼日利亚代表；印度代表；以及肯尼亚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代表也作了开幕发言。

11. 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指出，全球经济中的长期系统性障碍导致不平等加剧、公共和私人债务增加以及实体经济投资不足，阻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能力。该区域集团支持的观点是，即虽然这场疫情没有对感染者区别对待，但显然弱势群体受到的伤害最深，全球体系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因此变得格外醒目，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该区域集团指出，缺乏财政政策空间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加强对公民的支助。一些区域集团和一名代表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在短短几天或是几周的时间内被逆转，为发展筹资变成了为生存筹资。

12. 一名代表指出，为了充分应对这场疫情并更好地恢复，有必要建立一个可行的框架，实现普及所有人的疫苗接种，这样发展中国家就不会在应对疫情和偿还债务之间左右为难。一个区域集团和一名代表表示，必须通过全球债务减免倡议来解决债务脆弱性，以创造财政空间，恢复经济增长，包括在疫情结束前暂停偿还债务，并提到在商定和包容的多边框架下重组公共部门债务和取消债务。一个区域集团、若干代表和司长均表示，从长远来看，需要进行主权债务重组。

13. 一个区域集团和一名代表说，捐助国应将它们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增加一倍，这是穷国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另一名代表说，虽然三方合作和南南合作可以为发展筹资做出重要贡献，但它不能替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14. 若干代表一致认为，就国内资源调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对经济活动征税的能力至关重要，遏制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外流需要全球合作，以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框架。一名代表指出，应当加强打击腐败的措施。另一位代表指出，与此相关的是，需要认真考虑关于建立一个联合国税务机构以确保税收公平的呼吁。

15. 一个区域集团指出，鉴于多边协调在限制自然灾害所造成损害方面的重要性，国际社会需要促进多边协调；改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强国家政策方面的多边协调，以提振国内外市场。

当前全球经济中的系统性问题：概述

16. 在四人小组讨论期间，小组成员强调应强烈呼吁对 COVID-19 大流行和潜在的系统性问题采取统一的全球对策。他们警告称，过早的财政整顿(2008/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便发生过)、疫情期间财富不平等加剧以及疫苗获取不平等，这些风险都有可能加剧疫情对全球健康、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因此，小组成员强调，适当的复苏需要对这场疫情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采取财政措施，对公共和私人基础设施投资，以实现更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经济。

17. 一名小组成员强调，卫生技术应被视为全球公共品，疫苗应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所有人。另一名小组成员强调，发达国家拥有大多数专利，并提议搁置知识产权制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产量，便利发展中国家普遍获得疫苗和治疗药物。

18. 所有小组成员还提出了应对同时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政策建议。发达经济体应该协调政策，同时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将其扩张性财政政策建议转化为能够适用于其国家方案的建议；还需要重新分配特别提款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外部流动性限制。一名与会者对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债务水平表示关切。对此，小组成员建议采取更大胆的行动，例如将二十国集团暂停偿债倡议延长至 2024 年，并为疫情爆发前已经面临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偿债支出超过卫生支出的国家减免债务。

19. 一名小组成员强调，当前的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重点关注如何解决根本的结构和权力失衡问题，并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该小组成员指出，复苏应该是绿色和可持续的，他认为贸发会议是促进大规模扩大公共和私人融资以进行大规模转型的适当论坛。

20. 一个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询问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投资的私人融资。一名小组成员建议，多边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作用，减轻这些投资的风险：例如，多边金融机构可以制定减轻项目风险的准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减轻没有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的汇率风险。

21. 一位代表询问发展中国家可以使用哪些金融模式为发展筹资。小组成员强调，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税收改革是调动资源为发展筹资的重要内容。避税天堂导致不平等加剧，超级富豪变得越来越富，穷人变得越来越穷，COVID-19 危机暴露并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对超级富豪征收更多的税(即使只是增加很少)可以为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因此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在这方面，一名小组成员提议建立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全球税务机构。

22. 一名小组成员指出，这次会议提醒人们，联合国发挥着核心作用，因为在联合国这个论坛上，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他呼吁重新思考联合国系统的筹资问题，并建议将核心预算增加 10 倍。

23. 大多数小组成员提出了实施这些雄心勃勃的改革需要政治意愿和全球领导的问题。一名小组成员指出，最近的举措提供了一些让人们感到乐观的理由，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让 COVID-19 疫苗成为全球公共品，非洲区域联盟集体应对危机，哥斯达黎加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开展技术知识共享倡议，以及挪威在联合国下设立一个 COVID-19 多捐助方基金。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与危机应对：超越“一切照旧”

24. 在讨论中，一个三人小组从不同角度讨论了“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与危机应对：超越‘一切照旧’”这一主题。所有小组成员都强调，这场疫情造成了深刻的经济冲击，影响到所有发展中国家，无论这些国家先前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如何。

25. 一名小组成员总结了这场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强调为遏制冠状病毒而采取的措施导致消费和投资崩溃，生产停滞。随着全球需求下降，商品价格下跌，旅游业停滞，汇款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外汇收入骤降。前所未有的资本外流导致汇率大幅贬值，主权借贷成本大幅上升。

26. 另一名小组成员强调，发达国家通过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采取了果断的反周期行动来应对这些冲击。然而，鉴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缩小，它们无法以类似的方式做出反应。各国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等冲击的能力不对称是当前全球经济架构的主要问题之一。

27. 一些小组成员强调，各国央行未经协调但同时放松了货币条件，为金融体系提供了流动性，并增强了市场信心。这扭转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流，使商品价格更加符合普遍的供求状况。主权风险目前几乎回到了 COVID-19 冲击之前的水平，但汇率仍不稳定。

28. 作为一项政策建议，一名小组成员建议，发展中国家应在疫情结束后尽快进行财政整顿，以便重新获得市场信心，并能够再次吸引外国投资。

29. 另一些小组成员则警告说，不要通过“去风险”项目回到“一切照旧”的模式，包括将发展商品化。一名小组成员强调，政府为吸引投资者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而开展的“去风险”行动，很容易成为预算的定时炸弹。对投资者的现金流担保意味着国家将承担项目的全部风险，而投资者将获得所有利益。

30. 一名小组成员说，尤其需要财政资源来应对需求和政治风险，而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承担债券流动性和货币风险。他以加纳、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为例，说明有些公私伙伴关系导致了巨大的持续财政成本。相反，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政策结束不平等的伙伴关系，并监管金融。发展中国家不应成为一个“去风险”国家，而应建设发展型国家，将这些国家的稀缺资源用于旨在向绿色经济过渡的公共投资。

31. 另一名小组成员更进一步，认为恢复“一切照旧”的模式会造成损害。这场疫情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如果不能全面控制当前和未来的大流行病，就不可能恢复经济繁荣。这要求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重新设计大

多数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并提供相关资金。甚至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卫生、教育和文化为中心。

32. 另一名小组成员说，需要国际公共资金，这可以成为对抗私人资本流动短期主义的力量。这将意味着朝着卫生安全的方向调整公共政策，重新评估国家能力和国际合作之间的界限，减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不对称。

33. 在讨论期间，一名代表指出，单方面胁迫性措施会进一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选择，另一名代表提出了在 COVID-19 过后更新《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问题。其他一些代表提出了全球金融架构改革的未来方向以及公私伙伴关系的利弊问题。

解决结构性不平等为发展筹资：建立有利于发展的贸易和生产结构

34. 在小组讨论期间，一名小组成员说，过去几十年里，结构和政治力量逐渐将议价能力从劳动力转移到可流动和不受约束的资本身上，降低了大多数国家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加剧了世界许多地方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主持人说，COVID-19 危机反过来扩大了这些断层线，在若干层面加剧了不平等，并暴露了全球生产结构的脆弱性。

35. 该小组成员进一步指出，不平等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是 1990 年代及以后贸易协定的加速，中国加入全球生产体系和社会主义集团崩溃时对全球劳动力供应产生的重大冲击，以及对劳动力、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管制在国家和全球各级得到普遍放松。要实现复苏，国内政策应该明确以扩大收入和消费为目标，就像中国自 21 世纪初以来成功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一样。中国工资的大幅增长使得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能够在不牺牲竞争力的情况下提高工资。贸易政策很重要，因为它可能支持、也可能破坏国内政策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贸易和金融组织应纳入措施，以应对可能造成损害和危险的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并促进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和工人收入的政策，支持充分就业，并保证有利于工人的政策获得更多空间。贸发会议可以在推进这些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6. 另一名小组成员指出，不同类型的平等危及社会福利和发展。不同类型主要包括教育不平等、获得好工作方面的收入不平等和获得不同类型资产(信贷、土地、政府方案等)方面的资源不平等。基于性别、族裔和种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基于宗教的多重横向不平等造成了一种种姓制度，只有通过深谋远虑的产业政策 and 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清洁用水、卫生和电力等有形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基础设施(例如教育和儿童保育中心)，才能消除这种制度。应该认为，这些政策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生产力，在评估其效力时应采用较长的时间跨度。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已被证明对增长有负面影响。

37. 另一名小组成员说，积极管理国内债务市场可有助于减少结构性不平等。阿根廷政府在恢复了债务可持续性和稳定了国内市场之后，目前正在努力提高该国的金融包容性，同时为新的可持续金融模式奠定基础。金融服务的供应在社会、地理和性别层面仍然存在严重的偏向性，这场疫情加剧了这些困难。阿根廷出台了金融普惠国家战略，并启动了可持续金融技术圆桌会议，该会议将确定促进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监管变革和政策工具集。

38.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名小组成员建议，强制性加薪可以提高生产率，因为这可以推动私营部门投资于有助于提高工人生产率的设备和组织，从而保证获得正利润。其他小组成员和主持人提出了政策建议，例如，寻找政府强制执行最低工资的方法，包括通过产业政策，或通过金融监管手段增加政府影响力来确保银行为边缘化群体和企业提供支持。他们强调了采取多边行动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开展区域和南南合作对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大型跨国企业时的议价能力的重要性。

39. 讨论结束时，大多数小组成员指出了积极因素，强调这场疫情为重新审视导致不平等的一些力量创造了条件，目前结构性力量正在向平等的方向推进。他们认为，提高工资可以刺激生产率，并对有效需求产生良性循环，而不会牺牲竞争力或导致就业减少。这也可以为重新平衡贸易协定创造可能，以更显著地提高公民的福祉。

为发展筹资：建立有利于发展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

40. 在讨论中，一个由四名成员组成的小组强调了一些问题，指出当前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阻碍。自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阻碍经济复苏的总需求不足是由金融系统发展过快，超出当前政治体系的能力范围，并与生产性经济脱节造成的。COVID-19 大流行爆发之际，金融部门已经无法将过剩的流动性转化为长期生产性投资，工资水平仍然太低，不足以提振总需求。为了摆脱目前的结构性流动性陷阱，世界需要扭转与资本相比全球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对“底层的 50%”而言，并增加长期投资，特别是绿色投资。小组成员进一步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储备货币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创造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但这些流动性仅供短期使用，或供大公司用于创造经济收益，而不是生产性投资。

41. 小组成员还指出，与此同时，当前的国际债务架构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迫切需要改革。由于这场疫情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多重危机，发展中国家政府为应对疫情影响正在用尽它们的货币和财政工具，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间。面对高得惊人的债务水平和前所未有的债务负担，许多政府担心未来几年会出现系统性债务危机和债务重组。而这个系统中缺乏结构化的债务解决机制则导致问题更加严重。过去的债务减免努力主要侧重于二十国集团暂停偿债倡议提出的暂停偿债，但这并没有带来债务减免。此外，许多本应受益于暂停偿债倡议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担心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而选择不参与其中。

42. 一名小组成员和一名代表强调，信用评级机构对国际金融体系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同时扮演着陪审团和法官的角色。一些广为人知的问题，如寡头垄断、利益冲突、缺乏透明和问责，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公共信用评级机构来管理，该机构可以就主权国家以及区域和多边开发银行的信誉提供独立和公开的观点。

43. 另一名代表指出，放松金融监管正在导致较贫穷的国家变得更加脆弱，并说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在全标准制定和金融机构中有适当的发言权。小组成员建议进行其他改革，包括大幅增加对各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的融资，建立一个类似马歇尔基金计划的全球大流行病恢复基金，由中央银行的流动性供资，创建并向合作伙伴提供此类资金，作为长期股权或债务。

44. 一名小组成员建议利用量化宽松为提高最低工资提供资金，在大量国家(例如二十国集团)之间进行协调，以避免以邻为壑。她还建议创建一个新的全球贸易体系，根据这一体系，净贸易失衡的国家将支付罚款，用于为南方提供资金，同时对资本流动征税。一位代表还询问如何能够提振总需求；小组成员讨论了让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些经济体相信恢复全球总需求符合其利益的重要性。

45. 小组成员表示支持开展宣传运动，以便人们认识到增加工资、提振总需求以及对贸易和资本盈余进行再利用，用于赤字国家的积极影响。

建立更加协调一致的多边体系：优先政策建议

46. 在讨论期间，一个由四名成员组成的小组提出了一些建议，旨在使多边体系更加协调一致，以与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一致的更加绿色、更加包容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当前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危机中恢复。

47. 一名小组成员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提出了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逐点计划，以应对当前危机和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从短期来看，该计划包括加紧努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额外流动性，全力支持和弥补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COVAX 机制)约 200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其贷款机制扩大而不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以及扩大二十国集团暂停偿债倡议，以包括受危机影响的中等收入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他强调通过与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更密切的接触，让私人债权人加入暂停偿债倡议。虽然国内资源调动可以在支持国内资本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发达国家在促进扩大使用和重新分配特别提款权、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本重组以及履行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 1,000 亿美元资金的承诺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从中期来看，需要建立一个具有以下要素的新金融架构：(a) 在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之外的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准则和体制安排；(b) 公平的国际税收制度，包括数字经济的税收规则，尤其是为了系统打击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外流；(c) 撤销不平等的双边和区域投资条约以及解决投资争端的裁决程序；(d) 更好地利用世界银行和二十国集团的现有投资平台，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公私投资机制，利用国家办事处和联合国的号召力，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e) 一个有意识地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并更加以发展为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

48. 其他小组成员和主持人回顾说，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采取前几次小组讨论中强调的反周期措施的政策空间较小。迄今为缓解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问题而发起的多边倡议值得欢迎，但不足以向它们提供应对当前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所需的政策空间，从而促进长期发展目标。一名小组成员回顾说，在 2008/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采取了更大胆的举措。

49. 小组成员和主持人讨论了在短期和长期内推进拟议举措的各种方式。一名小组成员建议，在为重要发展项目汇集公共和私人资金时，有必要加强多边系统的金融力量，并更多关注优质融资和改变向多边系统捐款的方式以加强发展中国家发言权的问题。此外，多边和国家开发银行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利用私人资金，向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核心社会部门直接提供“混合资金”。所有小组成员都对混合融资表示关切，因为迄今为止，通过该机制调动的资源只有有限的一部分流向了最不发达国家。

50. 另一名小组成员强调了二十国集团最近倡议的重要性，包括暂停偿债倡议和巴黎俱乐部也认可的暂停偿债倡议之外的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尤其重要，因为它为符合暂停偿债倡议资格的国家制定了准则，以促进在所有债权人的参与下对债务处理采取逐案处理的办法。然而，债务处理共同框架没有确保私营部门参与的机制。

51. 小组成员一致认为，需要有一个能回应发展中国家需求并可以在中期采用的多边体系。需要改革国际金融架构，包括解决债务问题的法定办法，如贸发会议提议的国际主权债务管理局。虽然在最近的债务重组中，目前基于集体行动条款的市场方法相对成功，但它未能保护发展中国家免受拒绝重组的债权人的影响。一名小组成员强调，更广泛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流动性问题，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弹性。

52. 一些小组成员强调，需要一个公平的国际税收制度，以便能够对数字经济征税，阻止跨国公司转移税收，防止其他类型的非法资金流动，并消除税收竞争。他们一致认为，国际贸易体系也需要重组，以涵盖在线交易，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53. 一个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讨论了这些举措的政治可行性和实施问题。他还表示担心，如果不就加拿大、牙买加和联合国从 2020 年 5 月起共同召集的高级别的“COVID-19 时代及其后发展筹资倡议”等举措采取更多措施，政治势头可能丧失。

闭幕全体会议

54. 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指出，由于时间不够，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的议题和指导问题没有在第三届会议上讨论。他指出，虽然没有讨论指导问题，但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随后注意到了载有指导问题的报告。他表示关切的是，其代表团认为，没有充分遵守适当程序，要求在第四届会议的报告中记录这一情况。

二. 组织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议程项目 1)

55. 根据联合国大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第 74/544 号决定的规定，经由 2021 年 1 月 22 日结束的默许程序选举了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的主席团。在 2021 年 1 月 25 日举行的开幕全体会议上，当选主席确认 Khalil-ur-Rahman Hashmi 先生(巴基斯坦)当选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主席，Abderrahim Ait Slimane 先生(摩洛哥)当选副主席兼报告员。

B.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议程项目 2)

56. 也是在 2021 年 1 月 25 日开幕全体会议上，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主席回顾说，载于 TD/B/EFD/4/1 号文件的临时议程经由 2021 年 1 月 21 日结束的默许程序获得通过。议程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解决系统性问题：加强多边金融、投资、贸易和发展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4.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5. 通过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报告。

C.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议程项目 4)

57. 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闭幕全体会议上，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决定，鉴于当前形势以及 COVID-19 大流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由此对发展筹资最佳方式的辩论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筹备工作的影响，秘书处将提供关于可能议题和指导问题的概述，供国际专家组今后审议。概述将以商定的政策建议和政府间专家组往届会议的审议情况以及当前的事态发展为基础，并载于第四届会议报告的附件(见附件一)。

58. 主席指出，鼓励区域协调员和成员国就提案进行协商，以期就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五届会议的议题和指导问题达成一致。最后议题将连同反映所选议题的第五届会议临时议程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批准。

D. 通过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5)

59. 也是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的闭幕全体会议上，政府间专家组授权副主席兼报告员在主席领导下在会议结束之后完成第四届会议报告。

附件一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拟议议题和指导问题

拟议议题	拟议指导问题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a 的行动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报告中的相应章节
重建得更好、更环保： 在 COVID-19 之后调动 可持续发展资金	<p>从 COVID-19 大流行中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以便稳定和可靠地提供长期发展资金？</p> <p>如何改进国内和国际、公共和私人融资工具，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工业化和包容性结构转型？</p> <p>需要哪些额外和(或)替代的多边政策和举措来确保弥合基础设施差距，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工业化和实现所有人的生产性就业，同时保护世界生态系统？</p> <p>各国可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应用哪些政策来增强其产业和技术政策空间和长期金融能力，以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结构转型？</p>	<p>《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一章，第 14-17 段和第二章，行动领域 A-C</p> <p>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 2016 年成立报告第一章中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4-7</p>
贸易作为发展引擎	<p>在确保多边贸易体系促进和支持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融资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哪些关键问题？</p> <p>有哪些选择可以恢复和“迅速结束《多哈发展议程》谈判”（《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83 段）？</p> <p>如何增加最不发达国家和弱势发展中国家对世界贸易的参与，以产生更好的发展成果，以及如何在贸易治理中增强这些国家的声音？</p> <p>需要哪些框架和政策来改善负担得起和有效的贸易融资渠道？</p> <p>如何将加强双边和区域贸易以及投资协定之间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目标与“不妨碍符合公共利益的国内政策和法规”的要求相平衡（《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91 段）？</p>	<p>《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二章，行动领域 D</p> <p>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 2016-2020 年报告第二章 D 节</p>

^a A/RES/69/313。

拟议议题	拟议指导问题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a 的行动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报告中的相应章节
让国际货币和金融架构为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服务：放眼 COVID-19 之后	<p data-bbox="491 383 1023 488">从 COVID-19 大流行中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以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降低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p> <p data-bbox="491 510 1023 616">需要哪些多边政策和改革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危机时期获得无条件国际流动性支持的机会？</p> <p data-bbox="491 638 1023 707">加密货币和其他数字货币在发展金融中有什么作用？</p> <p data-bbox="491 730 1023 835">如何改进公共和私人债务工具及其设计中的协调，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对环境有利的长期可持续性？</p> <p data-bbox="491 857 1023 963">要促进有利于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还需要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治理进行哪些改革？</p> <p data-bbox="491 985 1023 1086">如何推进国际税务合作，以确保全球税收制度支持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和国内资源调动？</p>	<p data-bbox="1078 383 1434 488">《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二章，行动领域 A、E 和 F</p> <p data-bbox="1078 510 1434 616">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 2016-2020 年报告第二章 A、E 和 F 节</p>

附件二

出席情况*

1. 贸发会议下列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阿富汗	毛里求斯
阿尔及利亚	黑山
安哥拉	摩洛哥
阿根廷	莫桑比克
阿塞拜疆	尼泊尔
巴林	尼日尔
巴巴多斯	尼日利亚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阿曼
布基纳法索	巴基斯坦
加拿大	巴拿马
哥伦比亚	秘鲁
刚果	菲律宾
科特迪瓦	葡萄牙
克罗地亚	俄罗斯联邦
古巴	沙特阿拉伯
吉布提	斯洛文尼亚
厄瓜多尔	西班牙
埃及	巴勒斯坦国
萨尔瓦多	苏丹
埃塞俄比亚	瑞士
冈比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危地马拉	泰国
教廷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洪都拉斯	突尼斯
印度	土耳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伊拉克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牙买加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肯尼亚	越南
吉尔吉斯斯坦	赞比亚
黎巴嫩	津巴布韦
莱索托	
马拉维	

* 本出席名单载列登记的与会者。与会者名单见 TD/B/EFD/4/INF.1。

2. 以下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 非洲进出口银行
 - 商品共同基金
 -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 欧洲联盟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伊斯兰合作组织
 - 南方中心
 3. 下列联合国机关、机构和方案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4. 以下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国际电信联盟
 - 世界贸易组织
 5. 以下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 普通类
 - 21 世纪非洲协会
 - 国际消费者团结和信任协会
 - 高等教育学位标准化国际网络
 - “瑞士村”非政府组织
-